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巧藝部六圍棊

圍棊一

原說文曰奕圍棊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

於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增山海經曰休與之山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方言曰圍棊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楊子法言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　後漢紀曰夫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　又韋

曜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又曰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棊為手談

魏王粲圍棊賦序曰清寧體道稽謨元神圍棊是也

左思賦曰顧非纍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　顏氏家訓曰圍棊有手談坐隱之名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周書儒林傳曰譬猶棊刧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　杜陽雜編曰日本

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涼故謂之冷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棊局光潔可鑒　五代史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　宋史潘慎修云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

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　夢書曰夢圍棊者欲鬭也　宋張擬棊經曰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始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為四隅以象四時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局方而靜棊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能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所未至矣　又曰棊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内而勢成於外　明楊升菴集曰諺云敗棊有勝

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圍棊二

原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丹朱善棊　增潛確類書曰烏曹作賭博圍棊　劉向說苑曰晉孫息諫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有甚於此者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於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圍棊　原蜀志曰魏軍次於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禦光禄大夫來敏至禕許别求圍棊於時羽檄交馳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禕至賊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又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棊太祖皆與埒能

增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棊因論軍旅　晉陶潛搜神後記曰嵩高山北有大穴嘗有一人誤墮其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見草屋

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書曰賈謐嘗與太子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　山堂肆考曰晉潘茂名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弈棊立觀久之道士顧謂曰子亦愛此否荅曰入猶蛇竇出

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　原晉中興書曰陶侃為荆州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　俗説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於時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如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增世説新語補曰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元淮上信至看書竟黙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

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又曰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

酉陽雜俎曰晉鳩摩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顔延之坐圍棊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為黄門侍郎善奕棊棊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集事淵海曰齊高帝

性寛常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宏厚如此　齊書曰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　梁書柳惲善奕棊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棊譜第其優劣　南史到溉傳曰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孔帖曰龎師古泊清口張訓自漣水來楊行密使將瀛兵千人為前鋒師古

易之方圓棊軍中不顧　文苑彙雋曰黎州圖經云有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棊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爛牛已為枯矣　唐張説虯頷客傳曰虯頷客偕一道士與衛公李靖俱謁劉文靜時方奕棊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棊道士對奕虯頷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道士慘然斂棊子曰此局全輸矣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有一待詔賈元者常侍上棊

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非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既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酉陽雜俎曰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　又曰上夏日

嘗與親王碁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恱　酉陽雜俎續集曰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處建蘭若庭中桐始華有異蠭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網獲一寘於紗籠中忽有數人翔集籠首若相慰狀曰吒吒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為禮星子詞當為料理禪師舉籠放之　潛確類書曰王積薪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天中記曰翰林

綦者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户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内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别回顧失向之室矣　北夢瑣言曰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

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棊能忽奄然
趙德麟侯鯖録曰唐杭州鼓刺史欲除李遠為守宣宗
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棊如此安
能治民也　杜陽雜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
子善圍棊上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至三十三下勝負
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
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廻語鴻臚
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掩局而吁曰

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天中記曰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不曉棊一日夢人以棊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棊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又曰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棊蕭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棊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

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棊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詐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棊蓋當時事也　明劉仲達鴻書曰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　山堂肆考曰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棊初未有得乃買棊局一副歸懸於室卧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萬幾餘暇留心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

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愬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　河東記曰馮舉鎮淮南有一叟謁之稱南山木强人能論兵及驗之乃一局碁耳　中州集曰金史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碁搠之技亦絶人遠甚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為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劉長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嘗至燕文皇與奕璟輙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

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　從信録曰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黄福持正不阿命圍棊曰臣不會著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　馬觀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俗好賭博如把龜奕棊鬬雞皆索錢具也　王弇州四部稾曰余少時睹鮑生一中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擣虛無衝陣耳　王穉登荆溪疏曰計入荆溪之日坐舟中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奕子寅寛然長者他喜怒不少見

顏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詬之其氣愈盛甚者自搏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圍棊三

原賭墅　爭道

苻堅入寇衆號百萬京師震懼謝元入見安安夷然不懼曰已別有旨元不敢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出遊小墅與元棊賭墅安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矯情鎮物如此

王導與其子説奕棊爭道導笑曰與爾似有爪葛那得為爾

忘憂　致志

祖訥字士言好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奕棊納曰以忘憂也

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使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秋是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俱學弗若之矣

爛柯 晉書曰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棊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

投局 宋書曰謝宏微性無慍色末年與人圍棊西南有棊死旁有人曰南風急或覆舟人悟救之大怒投棊於地識者知其暮年

言陣 曹子建喻兄作圍棊言陣如此

見智 淮南子曰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無益 吳韋曜字宏嗣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有禁 管子五政禁博奕其一也

增九品 **十要** 天中記曰夫圍棊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闘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宋史潘慎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奕棊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棊說以獻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問

易

賭詩 上見圍棊二 合璧事類曰荆公在鍾山下棊薛昂門下與馬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坐上賭新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棊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嘲也

兩奩 **幾局** 王安石棊詩曰戰罷兩奩收黑白　鄭谷棊詩曰幾局賭山果

運智 **通神** 石介觀棊詩曰運智奇復詐　宋姚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褒信縣有棊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棊凡對局率饒人一先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說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聲 **對面** 白居易棊詩曰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杜荀鶴棊詩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

守默 **藏機** 高輦詩曰不言如守默設計似平讐　陳元輿詩曰對面心千里藏機勢萬般

閑爭

靜算 程伯淳棊詩曰却凭文楸還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歐陽炯棊詩曰靜算山川千里近

玉局　石枰 洪玉父棊詩曰敢言白玉局聊取紫羅囊　柳宗元記曰仙奕山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

龍牙　馬鬣 孔帖曰取蚍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横出　文苑彙雋曰王積薪每出必畫紙為局與棊子并盛竹筒中繫馬鬣間

鬪棊　飛棊 南齊書蕭惠基傳曰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鬪棊　又虞愿傳曰明帝好棊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好之愈篤

推枰　亂局 山堂肆考曰昔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杜預表適至言伐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虐

宜亟討之記纂淵海曰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棊敗則手亂棊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

奏論　制律吳志曰孫權太子和以博奕妨事費日無益於用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列朝詩集本傳曰王思任有儁才居官通脫自放好以詼諧為文做法律製奕律枚皋郭舍人之流也

守分　惜名天中記曰宜春王李從謙璟之第九子也璟於苑中與寀相奕棊令從謙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强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又曰韋延祐圍棊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路

虛心　適性山堂肆考曰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諧之外勿以棊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即不

虛矣　又曰王荆公棊品殊下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避惑　忘恚

湘山野録曰太宗喜奕棊諫臣有乞編竄棊待詔賈元於南州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坐馳膚襟神氣鬱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世說新語補曰李納性褊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三派　十訣

明馮元仲奕旦評曰永嘉派則有鮑一中李沖周源徐希聖若而人為之冠新安派則有汪曙程汝亮方子謙若而人為之冠京師派則有顏倫善李釜若而人為之冠　又劉仲達鴻書曰圍棊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方罫　側楸

列朝詩集本傳曰盛

嗚世字太古善奕棊每借方罫以諷世

馮鑑續事始齊武陵王作側楸棊局

數天星

觀

乾象

孔帖曰人能盡數天星則知棊勢

明王文禄龍興慈記曰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爪曰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棊耳命棊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請先遣一内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内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

鬬白黑

象陰陽

韓愈詩曰圍棊鬬白黑

宋張擬棊經曰黑白相半以法陰陽

說佛法

禪聖敎

漁隱叢話曰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堂以與客棊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

違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麄則時時頭掉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西京雜記曰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有裨聖教

輸三物　消兩輪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子輸紙筆硯三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牋端硯　歐陽炯棊詩曰閑消日月兩輪空

金面盤　檀心子　孔帖曰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溈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尚書尋悟之　又曰闕城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為棊子

白鷳鵡　墨猨猊　天中記曰韓偓姚洎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使敕令棊兩使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鷳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鷳鵡洎應聲至　記纂淵海曰徐峰善棊段成

式欲窮其術峰曰子若以墨狻猊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

焚魚脂　刻龍腦　梁任昉述異記曰昔楊氏家婦溺死化為魚其脂膏可焚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下見檀心子注

宜檐雨　對秋燈　唐杜牧之詩曰玉子文楸一路饒最宜檐竹雨蕭蕭又山谷詩曰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

文桑局　響玉盤　玉樓子曰堯教丹朱棊以文桑為局犀象為子　孔帖曰元頤本枰棊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棊盤非有異術也

號棊聖　遇棊仙　抱朴子內篇曰嚴子卿馬綏明有棊聖之名　唐馮贄雲仙雜記曰卞子京遇棊仙束帶拜金鑄紫堂仙仍坐於席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勝負心　殺活手　邵雍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　楊元素詩曰安危心不動殺活手難專

作棊説　䟽奕問　上見

十要注明王世貞疏奕問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東坡云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巖老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棊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邉韶對手今被陳摶饒先

鈞空鈎　**落飛雹**

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上見蘇軾詩　黄庭堅棊詩曰飛雹落文楸

原南風不競　**局劫亦急**

王獻之觀人奕曰南風不競人曰此即所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曰近慙荀奉倩遠媿劉真長拂衣而去　陳留阮簡字茂宏為開封府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圍棊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居喪或觀　**聞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阮籍聞母喪方與人棊棊者求止籍留與決而舉哀號咷吐血數斗

失禮迷風　**廢時曠日**

漢賈誼云

失禮迷風圍棊是也下韋曜論 勢似兔宮 形如蛇穴 羸師延敵 運計乘虛 博奕為戲 典禁尤明 增闔闢縱横 方圓動靜李巖棊賦曰妙縱横闔闢之機神出沒死生之變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方與張説觀奕使説試其能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説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説因賀帝得奇童 蛛絲蜩甲 馬目雁行上見黄庭堅詩下見馬融賦 綴五饒三 花六持七上見説佛法注見梁武帝賦下 古松流水 清簟疏簾蘇東坡觀棊詩序云余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户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

也　杜甫詩曰清簟疏簾看奕棊

席上談兵　邱前懸幟　宋黃庭堅詩曰席上談兵較兩棊　何遜春渚紀聞曰棊待詔劉仲甫初次錢塘忽於邱前懸一幟曰江南棊客劉仲甫奉饒天下棊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時竟無與敵者

連敗數局　私易一子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永嘉余德麟與聶碧窓奕棊余屢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紿聶云其有僕能棊欲試數著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記纂淵海曰呂元膺留守東都公退必手談會有文簿公罷棊發遣見棊者易一子公明日謝客束帛以遣

籠手歎視　撚鬚徐思　王安石棊詩曰歎視之籠兩手徐思撚長鬚

金溝銅池　玉壺銀臺　南史羊元保傳曰文帝好與元保棊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汎銅池搖颸既佳光景當得劇碁見梁武帝賦

執碁手顫

爭劫神恬宋方勻泊宅編曰朱行中秋試不利有僧曉容見之驚起曰後舉狀元也明年果薦省闈優等惟殿試不如意曰與同舍生園碁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禿蓋恨容許之誤也一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碁曰吾悁悶中誰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下不肯去行中乃出客附耳語曰吾乃梁御藥門客特令奉報足下卷子上已寘在魁等行中唯唯而入執碁子手顫蓋緣榮辱交戰故不能自持也　世說補曰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景文方與客碁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徐言奉敕見賜以死以敕示客因舉賜鴆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禁中引經　**御前覆圖**康宣仲揮麈餘話曰沈之才者以碁得幸思陵為御前祗應一日禁中與其類對奕上喻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茲在茲上怒云

技藝之徒乃遽敢對朕引經邪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　南史蕭惠基傳曰宋文帝時羊元保為會稽帝遣褚思莊入東宫與元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

恚曳裴遐　忿毆劉樹

世說新語曰裴遐在周馥所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墜地遐還坐容止如常復戲如故　北史古弼傳曰上谷人上書言宜減上谷苑囿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魏主與給事中劉樹棊志不聽事弼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

破荻為局　碎瓦作子

齊書曰武陵王曅少年時貧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横以為棊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曰永福徐真君嘗牧牛山椒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棊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持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後鍊大丹仙去埋棊子田中涌地成墩

傍局開尊　對

奕洩事 明歸昌世和陶詩曰道侶兩三人開尊傍碁局 山堂肆考曰富川人毛經仕為開封户曹性敏悟一日方與客對奕開封尹以疑獄就質令罷奕經曰洩事奕碁兩不相妨呼二吏讀款目視碁局耳聽所讀已而奕勝而處事中理尹稱歎薦之

偽為不勝 **常若未解** 天中記曰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穀碁博遊公卿門角賭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南史徐羨之傳曰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

拈子微笑 **鼓局大怒** 世說新語補曰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一著師川有媿色 記纂淵海曰李約直與人碁而敗乃竊數子噉之及呼尋問乃鼓局大怒

五更方洩局 **四**

子率成詩南史蕭惠基傳曰齊高帝使褚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　棊天洞覽曰王勃圍棊率下四子成一詩向人曰吾才奪造化一時百用皆可眄方

罫之參差　見曙星之磊落　焚貂冠而不知　拂龍

顏而莫悟　爭劫則鶴翔燕起　取勢則蠖屈龍舒

用智則汗手凝思　入思則開目順應　原招悔吝則

抱朴興言　勞情思則吳儲發歎　增青桐對局叱叱

而談　赤松臨枰仙仙乎奕　風神警亮不媿神童

名品卓高永推先輩　神遊局內俾縱橫以相生　意

在子先審虛實而遮變　攻彼顧我盡救應防拒之方

披亢擣虛神出沒死生之變

圍棊四

增類兵法 新語曰世言圍棊或兵法之類上者張置踈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絶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方罫 棊而不起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棊而不起左右曰爾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毀巢而卵不破者乎 桑下圍棊 晉干寶搜神記曰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天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卵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棊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為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顏依言往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

顔叱曰何故在此顔惟拜之南邉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顔拜而回管語顔曰大助子且得增壽北邉坐人是北斗南邉坐人是南斗也

八絶 吳録曰嚴武子卿圍碁莫與為比謂之八絶

舉碁局下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在側武子問孫歸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武子乃舉碁局下

中興第一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霦俱善奕碁為中興第一

齋中授書 述異記曰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南陽劉廓為荆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也廓讀訖失信所在寢疾亦亡

獨步當時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圍碁究其妙獨步當時

蒼頭秉

燭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圍碁棄日通夜不止蒼頭秉燭或睡即大加責杖奴後不勝痛楚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不敢暫懈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向京師之意而肆加杖責不亦非理乎琛惕然慚感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慰祖辭拙南齊書曰崔慰祖為始安王遥光記室遥光好碁每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敢見也

榼頭師酉陽雜俎續集曰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碁欲殺子一段應聲曰殺中使人遽出斬之帝碁罷令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

至旦不輟梁書陳慶之傳曰慶之字子雲幼從高祖高祖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校定碁品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漑朱异以下並集陸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弈勝新羅 孔帖曰唐開元新羅國王死帝命邢璹弔祭又以國人善棊詔楊季鷹為副國高弈皆出其下

棊局都數 夢溪筆談曰唐僧一行曽算棊局都數凡若干局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數

棊待詔 唐書曰順宗朝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博棊奕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棊待詔既用事乃惡其與己儕類故罷之

獻賂求退 北夢瑣言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有油客鄧姓者能棊其家粗贍重霸輒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諷鄧生曰此侯本不為棊何不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十鋌獲免

出人意表 集事淵海曰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弈棊冠絶當世然形神昏懵時人謂之李憨弈棊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弈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

名下無虛士 宋何薳春渚紀聞曰近世士大夫棊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為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棊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對仲甫曰仲甫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若審其人則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親詣行館盡藝祗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歎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棊為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棊隱語 冷齋夜話曰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棊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特棊隱語也

惟不能棊 山堂肆考曰宋林和靖每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棊

作飯會 東坡志林曰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棊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

五百作飯會

木野狐宋元懷拊掌録曰葉濤好奕棊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率皆失業故人目棊枰以為木野狐

圍棊五

增詩唐盧延遜詠棊詩曰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巇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星流遠聲乾下雹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釋子蘭觀棊詩曰拂局盡涓時能因長路遲點頭初得計格手待無疑寂默親遺景凝神入過思共藏多少意不語兩相知　鄭谷寄棊客詩

曰松窓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
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張喬送棊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曰海東誰敵手歸去道
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寰
區故國多年别桑田復在無　李洞陪鄭侍郎話詩著
棊詩曰落葉濺吟身會棊雲外人海枯搜不盡天定著
長新月上分題徧鐘殘布子匀忘餐二絶境取意鑄陶
鈞　又宿葉公棊閣詩曰帶風棊閣竹相敲局瑩無塵

拂樹梢日到長天正未斷鐘來嶽頂刼須抛挑燈雪客
棲寒店供茗溪僧爇廢巢因悟修身試貪敎不須焚火
向三茅　元稹酬段丞與諸棊流見贈詩曰鳴局寧虛
日閑窓任廢時琴書甘盡棄園井詎能窺運石疑塡海
爭籌憶坐帷赤心方苦鬬紅燭以先施蛇勢縈山合鴻
聯度嶺遲堂堂排直陣滚滚逼羸師懸刼偏深猛回征
特嶮巇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為異日元黄隊今宵黑
白棊斫營看迥點對壘重相持善敗雖稱怯驕盈最易

欺狼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乘勝同三捷扶顛望一詞

希因送目便敢待指蹤奇　劉禹錫觀棊歌曰長沙男

子東林師閑讀藝經工奕棊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

局誰能知今年訪予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

事愁日長白晝懵懵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鬬智不覺遲

景沈西牆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

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

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

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有知音悠然遠起西遊心高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藹藹京城在九天貴遊豪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白居易棊詩曰山僧對棊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語時聞下子聲　張籍美人宮棊詩曰紅燭臺前出翠蛾海沙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杜牧送國棊王逢詩曰王子紋楸一路饒最宜檐雨竹蕭

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史鏖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又曰絶藝如君天下少閑人似我世間無别後竹窗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　杜荀鶴棊詩曰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筭人常欲殺顧已自貪生得勢侵邉遠乘危打劫羸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宋王禹偁送侍棊衣祇天使詩曰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華清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齓棊勢對面千里為

第一獨飛天鵞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
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
軍法既戒貪心又嫌怯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
戈甲　石介觀棊詩曰人皆稱善弈伊我獨不能試坐
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竒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
枰上奚足勞經營　邵雍觀棊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
勝負心一條元妙路徹了沒人尋　王安石贈葉致遠
詩曰葉侯越著姓冑出實楚葉飄飄凌雲意强禦莫能

懾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
棊經著在手棊設傳潚篋坐尋棊局打側寫棊圖貼擕
持山林屐刺擿溝港艓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箑縱横
子隋局膈膞聲出堞樵夫弛遠擔妝奴倚晏饁旁觀各
技癢切議兒女囁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惵謑視籠兩
手徐思撚長鬑微吟靜愔愔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
斧柯掌爛浥趨遑恥局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闔以攻或
覘眼而壓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

俄連接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翛然悟且歎此何宜刧刧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又棊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黒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蘇軾觀棊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户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

哉聊復爾耳　鄭俠觀棊詩曰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門數奇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為敵渾輸却有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僥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令投險勝寧抵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傍觀饒好著當局柰嗔言懃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魂　黄庭堅棊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

參横月落不曾知　陳造雪夜與師是棊詩曰投醪士
或醉説梅人不渴窮途餘樂事不受憂患遏詩可供呻
吟棊亦識死活朝來喜雪句神樂胎可奪一枰與兒晤
斷無市聲聒既免沈舟諼不作賭墅諾指冷良易忍眼
花砦為孽疏置仍作罫隨意略細閲瓜葛勝負間時亦
近眉眉策幾奇兵虜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舐犢愈
愛説升沈作豐悴今古無成説家居鼓吹具藉以保晚
節掀頷得一笑為汝倒蕉葉袖手聽殘更紅鱗曀晴雪

元黄庚棊聲詩曰何處仙翁愛手談時聞剥啄竹林間一枰子玉敲雲碎幾度午窗驚夢殘緩著應知心路遠急圍不放耳根閑爛柯人去收殘局寂寂空亭石几寒　葉顒圍棊詩曰圍棊白日靜舉袂清風吹神機衆未識妙著時出奇我老天宇内白雪凝鬚眉坐閲幾輸贏歷觀迭興衰古今豪傑輩謀略正類棊局終一大笑驚起山雲飛　明王履石棊局詩曰奕仙何處石枰空細細松陰婉婉風豈為商山難固帶共呼風雨上飛龍

郭登碁詩曰怕死貪生錯認真運籌多少費精神看來總是爭閑氣笑殺旁觀袖手人　吴寛觀弈詩曰高樓殘雪照碁枰坐覺窓間黑白明袖手自甘終日飽苦心誰惜兩雄爭豪鷹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巳成却笑面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横

原賦後漢馬融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鬭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拙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保角依旁緣邉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

連雁行蹤度閭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為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營惑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為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

魯班所造規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内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鬭夫保角依邉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鬭共生皆目𦊱也持棊合圍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詡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絶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蔡洪圍棊賦曰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四方位將軍於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徒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采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元籌玩服色尚騂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翩翩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兎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異舒翱翔容奕彎掌南指

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棊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諠譁喿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鋭氣已朽登軾望轍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鬬奔競勢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顔妬嫌然局不宏席子不盈卷秉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隆崇浪傳崟岑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

首不得窺其門扃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
死而稱枉皋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
以之贊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棊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
犀子則白瑶元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
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
顧亦馮河而必危凝無戒術而好鬬非智者之所為運
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棊之出手思九事而

為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為强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踈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絶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兎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畜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必俛耳而固

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闌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奥祕　陳宣帝圍棊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逢起百塗從横萬制或無厭而反

走或先羸而後濟　增唐吳大江圍碁賦曰奇謀入妙巧思參元雖一枰之可美起三隅而邈然似將軍之出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烏集雲布陳合兵連或參差而易淩或齟齬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張虎口而遮前磊磊似玉石之相飾粲粲若衆星之麗天爾其深思遠慮知白守黒以仁義為反道用譎詭為明徳或意在東西而偽擊南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是且侵且戰不恃不平雁行絡繹魚陣縱横寧扶危以

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轆轤以戍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勞形而竭思固難得以言名及夫雌雄有涉疑多勝寡心悠揚而不定意沈吟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為者行必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適變也多姿勢出心外命懸手中圍初開而復閉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可翫豈造化之為功使夫離妻喪睹隸首迷術公子罷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傅夢求圍棊賦曰待隱

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遥云爾飲過三爵不有博奕者乎於是巍巍邃翁黄扉鉅儒召曲阿之仲子延相水之堯夫枰設紋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而地僻命對壘以為娱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以博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隂陽參駢羅於列宿措經營於四方衍圖書之定位非巧歴之能詳頗牧生乎尊俎良平坐乎帷幄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乎電雹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

指掌回天寳鑑造形而炳髮鸞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之不遐何淩機之復連蹝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騷蜀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授見一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戟干戈勝心不起享乾坤之清夷悟盈虛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聲相與推枰而一笑

目送浮雲之遐征

原文後漢班固弈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為弈宏而説之

舉其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

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

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預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

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洩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

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宊圍横行

田單之奇要厄相刼割地取償蘇張之姿三分有二釋

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奕棊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利遙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奮維闌翼固衛遑鄙或飾遁偽旋卓轢駢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絶歸不得合迺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棊既捷四表自

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埽彊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妝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箕慮不詳茍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

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棊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翚也　增唐皮日休原奕曰夫奕之爲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内必先攻外欲取其逺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説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奕之必然也　明馮元仲奕難曰從前十九路云何而

有所住然余其返之太素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難曰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云何肇於一然余其太虛爲室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難曰舉碁不定作伏抵巇何以披之然余亦烏能知林麓隱隱星漢離離入類狡兔之繞丘乍似戲鶴之千霓難曰子胡不精而很登絶巘馳峻坂然余損之又損寧學步蹇歸效顰醜女難曰子胡不脱胎换骨逼人咄咄然余不知四伐九伐飾遁僞疑聲手俱發難曰子胡不突圍横行乘

忮指揮然余不發殺機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圍
難曰子胡不深其壘伏萬矢出不出止不止然余幸逃
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
屈人兵然余不操奇贏與世爭唯其無所爭故能入於
不死不生難曰子北矣胡不仰人鼻息大呼求救然余
不近華冑怯訶詬寧當機不讓頻戰累鬬難曰子胡不
工十三篇妙藉手傳然余何暇馬混沌譜但欲眠昔與
邉詔敵手令被陳摶饒先難曰子胡不埽爾軟塞爾兊

閉目不視然余行行且止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原序梁沈約棊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

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今撰録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增宋宋白弈棊序曰投壺博弈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焉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興亡之棊枯棊三百微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弈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

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寛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絶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速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刼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淩安危之理

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處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則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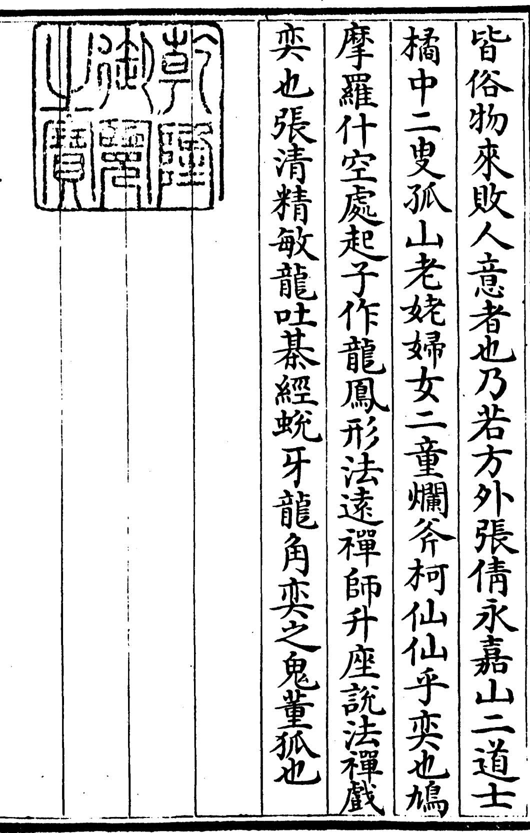
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弈乎
原啓梁任孝恭謝示圍棊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
陰在漢柱礎先霑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
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徽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
愚才歸末品效嚬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
内媿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
食空費長安之米
原銘後漢李尤圍棊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

閑玩弄遊意局為憲矩碁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增評明馮元仲弈旦評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有吹
篴過者不知弈道是語也齊東乎不得不以此道推奡
祖也褚胤七歲入高品弈中天士也王粲覆局不誤一
道弈中神人也王積薪槃局馬驢間徵道上餅餌弈中
魁宿也滑能為上帝所取弈中香案吏也王中郎坐隱
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弈中辨才也蘇養直今日
讓老夫一著李巖老四脚碁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

道士持棊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
奕中之柱下史漆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
忘憂李訥之美子忘恚陳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曅之
破荻阮茂宏之局劫亦急袁羌之不輟尹文子之喻智
潘茂名之立觀到溉之低睡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
士如殷仲堪之能看梁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蔡頴
葉濤之等妙是也奕中有伉俠如王大令之窺豹何尚
之之救褚肩是也奕中有達伯如阿戎之視奕阮嗣宗

之波賭是也奕中有通人如毛經之目視棊局耳聽波獄謝太傅之與過賭墅費禕之對戲無倦張茂先之推枰表羌之荅易義是也奕中有梟將杜夫子在西京為天下第一有選首江霦中興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當時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遲有千里豹王抗速思取勢有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為奕聖是也乃若不韻則王司空與子爭道擔夫也沈之才美經被波纍囚也黃魯直誓黔江鄉愿也荆公不如且已羸師也

崔慰祖辭拙宿猾也謝宏微投局於地古弼捽劉樹頭
司馬行酒曳遐鈍漢也乃若宵人者流則羊元保補郡
美臣也王叔文侍東宮婦寺也陳遂償博陪僕也倏莫
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偽輸如李
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嗳佞子也乃若
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荆州迷風者賈誼見智者淮南
曠日者韋曜役心者李畋惜寸陰者王隱之不解著棊
擔糞者林和靖非撮囊則朽人非白丁則吠夜犬也是



皆俗物來敗人意者也乃若方外張倩永嘉山二道士橘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二童爛斧柯仙仙乎奕也鳩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奕也張清精敏龍吐碁經蜣牙龍角奕之鬼董孤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馮觀祚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巧藝部七 彈棊 博 塞 摴蒱 投壺

彈棊一

原藝經彈棊二人對局黑白棊各八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 增彈棊經彈棊間設者也 彈棊經序彈棊仙家之戲也 記纂淵海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者間黑白圍繞之 夢溪筆談彈棊局方二尺中心

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李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棊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　古今詩話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連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後人罕為之矣

彈棊二

增晉傅元彈棊賦序漢成帝好蹴踘劉向謂勞人體竭

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　彈棊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絶獻帝建安中博奕具皆得置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妝奩之上及魏文帝受禪宮人因更習彈棊焉　原魏文帝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妙乃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予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説彈棊始自魏宮内文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

使為之容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又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耳

增後趙錄石閔使將軍蘇彦周成執石遵於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　沈約宋書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荆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棊上名之休祐留不遣　天中記唐順宗在春宫日甚好彈棊時有吉達高錢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為名手後實深

崔長孺甄偶獨孤遼亦為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見局猶多有解者　韓昌黎畫記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棊棊幸勝之

彈棊三

原星懸　烏跂　百中　一揮　應手　愜心　增玉局　石盤老學菴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棊局上有黄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帝京景物畧碧雲寺後有金章宗石彈棊盤　戒貪　釋憤盧諭彈棊賦伊衆趣之無極諒所戒以唯貪　顏氏家訓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勒銘　著譜梁任昉述

異記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名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棊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古今詩話彈棊有譜一卷唐賢所為

原妝奩之戲　導引之法　彈棊起於魏宮妝奩之戲　彈棊經後序彈棊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梟擲之數不遊乎紛競詆欺之間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蓋道家所為導引之法耳

以代蹴踘　不離綺紈　西京雜記漢武帝好蹴踘有進彈棊者以代之帝賜以青羔裘　梁冀別傳冀好彈棊暑夏之月露首袒體唯事摴蒱彈棊不離綺襦紈袴之側

增隱囊紗帽　霧帳銀牀　王維詩不逐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東坡詩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棊

雖具美於踰平　終易虧於履峻　風飄波動揮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釵而

決勝　漢沖而後幾古藝之不傳　魏文以還幸絕伎之擅巧

彈棊四

增錢塘五絕致虛雜俎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棊其一也　中心不平古今詩話李義山詩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

彈棊五

原詩周王褒彈棊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隅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徒

思賦辭短竟無陳　增唐杜甫詩曰席謙不見近彈棊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王建詩曰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打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增歌唐韋應物彈棊歌曰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絶藝難對曹客為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鬬破欲闌零落勢背誰敢彈此中轝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靂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强不見短兵反

掌妝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横擊且緣邊
豈知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
滿堂驚視誰得然　李頎彈棊歌曰崔侯善彈棊巧妙
盡於此藍田美石清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
皆造微魏文手巾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烏跂星懸
正復斜迴飈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生中齊聲
稱絶藝仙人六博何能繼一别常山道路遥為余更作
三五勢　宋劉攽彈棊局歌曰漢王初厭蹴踘勞侍臣

始作彈棊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遹來稱絶技後宫
妝奩仍可為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
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温華瑩寒玉山形
四隤澗谷深别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
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絶學
原賦後漢蔡邕彈棊賦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
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
然後柢掣兵棊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

如行如留放一欒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棊賦曰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絶其無儔苞上智之宏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髙隆庳根四頽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元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纎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

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　丁廙彈棊賦曰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畢高得所既安且貞棊則象齒選乎南藩理密身重腹隱頭騫驍悍銳敏不輕不軒列數二八取象官軍微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或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棊啓路運若迴飈疾似飛兔前中却儛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

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及敵中路為擒仁而不武春秋所譏剛優勁勇怱速輕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惇彈棊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邁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瓌麗律彈棊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熉蜿龍藻或分帶斑駁或發色元黄或皦的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煜霞以倏鑠爾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棊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

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纎指以長邪因偃掌而
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鶩而踏合乘流密以迸
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横捭擽捶撇應
無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
便娟或奮振堂堂穨水參連碁單局匱等分紀殘勝者
含和負者喪顔惜情娱之末遂恨白日之微遄實機藝
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增唐閻伯璵彈碁局賦曰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底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

馬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叙豐腹上圓頽根下矩憑陵

銜隧掬筫師旅發號啓行兵棊迭舉赴縱奔電影亂飄

風左犄右角為梟為雄易心而行俟釁而動奮以武怒

賈以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翎桓桓謂戎馬

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恥交綏而退旅尚彼

癈而我全倂射隼以藏器眷得魚以忘筌惴惴將頽識

成敗之亹亹累累不絶歎瓜瓞之綿綿始收功而隅淵

終制敵以緣邊原夫粲若星離偃如雲峙映垂奩而歘

合拂轉巾於霧散示之以弱効羸師以設疑謀之其减
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連連搏
漠必成其鴈行歷歷登壠何異乎魚貫諒棲遲以保險
仍廐䖏而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戩鑒
炯誡於博奕吾是以箴之藻翰　盧諭彈棊賦曰觀乎
局之為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
危而能懸四隅咸舉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
之緣邊棊之為數也各一十二彙其始布也各以其類

乃分其位環合相承櫛比為次其始作也則云其密未為之難乃契謀衆指意或多端欲因先以獲勝恐致危以思安每遇敵其增惕故用之而假歡　張廷珪彈棊賦曰其為局也不徵荆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龜之起爛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伏明信但分類而抗行或背深而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鬭不齊進晓之者敵衆多以寡少懵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其彈射萬變精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摶

乎九天之上猶檀欒而旁擊受敵者横墜乎九地之下甘棄置而歸仁至若狂生俠少使氣為主顧懐将怯動越規矩競縁局而斜衝爭隅矢而曲取既向角而散亂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和之士神清意逺豈碁布而興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為善務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席卷或聊假以喻大或有迷而知返夫局勢将畢觀者逾樂兩敵相持三顧而作劃去者罰飛分索者星落眪四

隅之谿然若萬里之清廓
原序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挺質寫博
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
應律呂之期總元黄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
壯哉此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
則摶翼穹天赴下則建翎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
則束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勲全六想陳平之智八反
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瓦同晉侯之琴徘徊

異鄰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軿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以也

增唐柳宗元彈棊序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别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

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惽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子誨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綦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

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子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賜彈棊局啓曰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

明月之樓子桓有錫鬪於遼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一

原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為其兼行惡道也　山海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增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君獨不覩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史記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

用智之不如梟也　揚雄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専或謂之匴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

揚子法言在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原尹文子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增遁甲經天一遊亭六行亭亭天之一貴神也戰鬬博戲漁獵但可背不可

向也　魏王粲序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顔氏家訓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焭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焭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唐國史補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彊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薛孝通譜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

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機微行其道則猗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良是以諧暢至娛治協妙賞者也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

之間謂之五塞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為波羅塞戲　潛確類書博局戲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　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曰闍婆占城曰質挈真臘曰涉

博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說苑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碁加九雞子於其上公

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而加雞子於其上左右慴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增史記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荊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

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牀度世曰向所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後漢書耿恭為戊巳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皆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　又曰梁冀能彈棊格五六博蹴踘之戲　又曰趙延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　魏畧孔桂性便妍曉博奕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記纂淵海梁時荆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宏謂得花勝錢　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　天中記武后嘗問狄仁傑云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宫中無子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　譚賓録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甚聰慧呼為雪衣女上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　潘氏紀聞明皇與貴

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叱呼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唐書李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歸云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　五代史李守真傳王景崇以鳳翔反漢遣郭威督師攻之過馮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　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久不下義祖譴信使

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師旋義祖命諸元勲為六博之戲信酒酣掬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焉

宋史郭崇在真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太祖遣人覘之崇方對賔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又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為鉅鹿富家傭保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蒱博　又曰王昭遠形質魁偉一日

衆祀里神貽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卜之貽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拜保靜軍節度使　又曰王欽若深嫉寇凖因進言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又曰寇萊公再貶雷州司户未幾丁謂亦南竄道雷州凖聞家僮有謀欲報讐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又曰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

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甞發也　東坡志林紹聖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奇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清波雜志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遼史耶律義先侍宴上令與同知樞密事蕭革廵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

大臣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　金史盧璣預天壽節上命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元史哈瑪爾有口才為帝所褻幸屢遷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内殿與哈瑪爾以雙陸為戲　列朝詩集本傳福清何士辥魁岍類河朔壯士跅跎放跡使酒縱博　又曰長洲皇甫沖博綜羣籍通挾丸擊毬音樂博奕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又曰萬歷閒韓上桂為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

博採題立就斐然可觀　又曰長洲祝允明生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好酒色六博善庋新聲

博三

原六博　五白　楚詞箟蔽象棊有六博分曹并進遒相迫注云箟蔽博箸也以象飾棊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曹偶也遒亦迫也　又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注云梟勝也倍勝為牟五白博齒也晉制犀比謂晉工作博箸比集犀角為雕飾也費白日言博者耗費光陰也　欲牟　貴梟　淮南子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投得其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韓子齊宣王問莊賈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　亡羊

投馬莊子穀博塞以遊而亡羊詳塞袁耽投馬大叫詳後 與金 賭郡韓子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楊胡薔者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兄弟博戲俄又益之二百金下詳羊元保圍碁二 博經 博徒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作六博經一篇漢劇孟博徒 增三齒 兩行博塞經無齒為繩三齒為雜繩元虞裕談撰雙陸之戲最盛於唐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碁即是可知矣 千場 一判高適少年行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山堂肆考一判言雙陸一帖也 操槐 攬箸繁欽威儀箴偃息閒居操槐奕碁注云槐瞿營反博子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箸對博泰山隅 擊盆 碎局孔帖五代梁廣王全昱太祖宴居宮中與

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天子於汝何負而滅唐三百年社稷吾将見汝赤族矣何以博為　唐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異僧客廣陵孝感寺自號大師嘗與一少年對博大師怒以手擊博局盡碎少年素以力聞因起鬬擊卒不能勝比歸入室獨坐寺僧從門隙見肴端發竒光忽亡去廣陵人因稱為大師佛云

惡業　雅戲

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發用之富　洪遵序雙陸云博戲打馬拽子視明瓊為標的號為雅戲

原殖吳嗣　償太守

漢書景帝為太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文選曰殖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　又曰宣帝微時與陳遵祖父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官尊禄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在旁知狀遂頓首辭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賭香囊　賭重射

謝元少好

佩紫羅香覆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賭取焚之遂止　史記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謂田忌曰今君下駟當彼上駟以君上駟當彼中駟以君中駟當彼下駟一不勝而二勝也

呼五白　**賭千金**　**增臨正殿**　**升高崖**　涼州記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　抱朴子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崖上有數人對博

修青石　**安紅豆**　述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后色青而細修之作博綦甚可珍玩　說郛宋程大昌云博骰本以木為質唐世鏤骨為竅雜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豔詞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見詩巳見玉女笑投壺復賭仙童欣六博　廣記薛昭遇三美女請擲子遇采彊者得薦枕席張雲容采勝

登城謔

繞牀呼宋史真宗幸澶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 李白詩有時六博快壯心繞牀三匝呼一擲

原變服就局 悴容觀博 張四維 背兩日

晉袁耽字彥道善博桓温少遊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求濟於耽耽在服以誠告焉耽畧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而不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呌絶擲布帽於地曰竟識袁彥道否通暁如此也 王戎詳圍基

好行小慧 當惜分陰 結黨連羣 傾財破產 將為智獲 豈在力求 勞情損思 廢日妨功

增戲谷銘山 歌筵酒席 戲谷銘山見後陸瑜詩 列朝詩集本傳尹嘉賓既

貴落拓自如山巔水曲班荆藉草歌筵酒席呼盧縱博

青巾據地　紫袍當局

宋張舜民畫墁録太祖微時多遊關中長武城寺僧巖者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其繪事褐衫青巾據地六博　事文類聚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而出

槃列六行　瓊旋五采

洪遵序雙陸博局戲名以異木為方槃槃中彼此内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　注見上鮑宏博經

製自魏王　增由唐后

聲譜博陸采名也魏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蓋投擲之義也　記纂淵海武后自置九勝局形如雙陸其頭加

千萬二彩其子三十令文武官分朋為此戲　戲非有妨　失又何損唐書張賈出守衢州文宗曰聞卿大善長行賈曰臣公事之餘聊與廣客為戲非有所妨也　從信録李伯昇遣客説張士誠云公能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户侯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厥名簿毒　亦號撩零　原存勝負之宜　致成敗之理　始開褻黷之源　終虧敬讓之本　增非忘喪志之譏　聊就用智之巧　擲千金於俄頃　輸百萬於須史　坦懷者杜門縱讐　溺志者覆舟抱局　畫水與裏湘女命儔　白玉沝頭嶽仙嘯侶　原禹帝立言實有輕

於尺壁 陶公明戒自取責於寸陰 增分曹賭酒發逸興於微吟 倚局成文走靈思於妙腕 返復倏忽窮變化之精微 疾遲乘除法陰陽之消息

博四

增澄神渫氣 宋洪遵序大凡人之從事百役勞憊湫底不可以久必務游息以澄神渫氣故取諸博博之名號不同其志於戲一也 仙人共博 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蹄處於今尚在 倪寬爭局 春秋舊事倪寬為漢司馬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 爭道大罵 魏畧杜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共爭博道畿曰我今作河東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功曹

博徒隱語　宋陶穀清異録博徒隱語以骰子為惺惺二十一又曰象六謂六隻成副

紀奎文閣　宋洪遵序雙陸最近古號雅戲以傳記考之獲四名曰握槊曰長行曰波羅塞戲曰雙陸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間至我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閣中

保伍法　宋史薛季宣傳時患盗季宣行保伍法禁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

湘女寶具　宋張邦幾侍兒小名録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子瓌麗容止若為呼盧戲其具俱希世之寶

雅善飲博　宋史劉審瓊嘗給事外諸侯雅善酒令博給

師憲敗面　癸辛雜識賈師憲丞相少荒於飲博嘗𨼆棲霞嶺下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驚歎曰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泛海不離　記纂

淵海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含雙陸骰子經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與博徒游 癸辛雜識安南國王陳日煚本福建長樂人少有大志好與博徒豪俠游亡命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壻其女亦從而來見陳美少年悅之因納為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

狹斜飲博 列朝詩集本傳程布衣可中徧游南北名山水遇貴人多偃蹇不為下狹斜飲博留連匝月人不知其所之

博五

增詩陳陸瑜仙人覽六箸篇曰九仙歡會賞六箸且娛

神戲谷聞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切論兵勢重新問取南皮夕還笑拂棊人　唐杜甫今夕行曰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擔石輸百萬　宋朱子觀雙陸譜詩曰近來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閒過了更教人笑牧猪奴　元宋无雙陸詩曰金鏤紋桑蹹局堅紅雲倒

浸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砧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箇人慣受早棲苦長為歸遲罰綺筵　謝宗可雙陸詩曰彩骰清響押盤飛曾記唐宮為賜緋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據險應輸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惟恨懷英誇敵手御前奪取翠裘歸　明郭登雙陸詩曰一笑承恩便賜緋論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檀公術打馬沿邊走似飛

增賦唐邢紹宗握槊賦曰夫何一枰之内分而取之多

端六藝之外兮其為巧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兩目則天文可觀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羣分故玄黄而不雜鬬必遇敵惟蚌鷸其何歡彼千變之奚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駿骨登盤為無窮之須鑿故非龜而見鑚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差宛轉循環反覆犄角相持首尾俱蹙形同楚漢氣陵賁育妝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掬或撫髀而驚眄或聳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率成是而

敗非類吉凶之倚伏　明常倫博賦曰夫其制局方廣
地維鎮矣訣騎黑白陰陽分矣門梁以别内外限矣日
月相直星宿相當天文絢矣疾遲剩除返復倏忽人事
奮矣隻則見持耦則亡虞存詩人棠棣之義彰往察來
明乎得失得大易消長之槩勿貪敵資慎守我居避實
擊虛盖孫武戰陳之竒頬為内據門為外樞梁遏犇趨
有王公設險之威撞門踰頬明遲暗疾田文之脫秦疆
撤底守死時至潰敵趙襄之保晉陽彼騎被執我家無

隙井陘之拔旂食馬餘奇觸險趋𧺫垓下之潰圍風或不競外馳内救較計索情後舉是求漢高之遷用智之柔也氣豪采應憑陵大呼心愉手敏敵無所措唐文之戰破竹是務也内梁馬逸剗外以障之長圍是也因投縱繫單騎以調之老師智也局耦勢當鴻溝烏江勝負先後則神閑者殭單㸃孤立減竄佯北機括佐徽則食餌者兀是故三才擬之形詩書為之徽蘊霸王之畧騁才智之雄談具崖畧古今可方矣推其至也則坐忘寝

食傍若無人有遺世獨立之趣懸遞待投不怨勝巳有樂天知命之譽因系之辭曰嵁巖閒寂白日延遊戲陸博娛我神地平天成陰陽判風雷搏擊幾後先感客啓予撰斯文理如縣寓遺所歡

增文唐劉禹錫觀博文曰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既揖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

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趦趄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我怛分曹遒迫自旦至於日中昃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或憑焉恚詈之不洩又從而齕囓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余畀也

原論吳韋曜博奕論曰葢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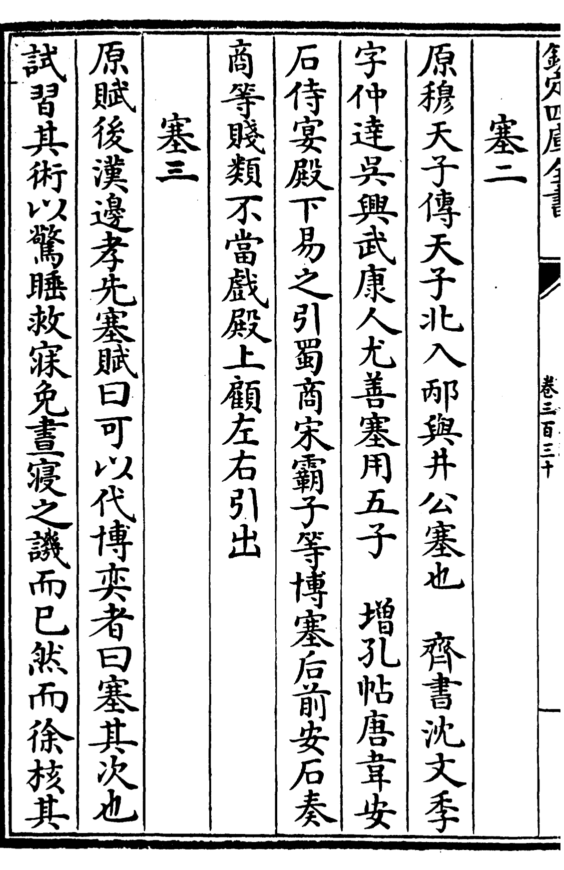
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跡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隳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

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塞一

原說苑塞行棊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　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漢書吾丘壽王以格五名待詔注乗五閣不得行故曰格五也又曰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梟散又曰格五行塞白乗至五格不得行又曰今之戲塞塞音先代反

增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乗五是也　又曰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塞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邴與井公塞也　齊書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尤善塞用五子　增孔帖唐韋安石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塞三

原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

困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奕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耦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

博矣質象於天隂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之於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

增書唐張籍與昌黎書曰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累也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顧絶博塞之好

樗蒱一

原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樗蒱　增庾亮集頃聞諸君有樗蒱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暇以娱意耳故未有言也

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　唐國史補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摴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秃為四撅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宋程

大昌摴蒱經畧古惟斵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　又曰摴蒱家謂二白三黑爲犍犍惡齒也

摴蒱經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踏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故世指不循禮者謂之踏坑塹

潛確類書摴蒱骰古人用五子以木爲之陳思王用兩子以骨爲之　山堂肆考世之糾率摴蒱者謂之公子

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録事

摴蒱二

增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横揣摩弄矢揺丸摴蒱之術　晉書武帝喜胡貴嬪嘗與之摴蒱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其罪有一參軍摴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坐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　世説補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為　原晉書陶侃字士行語人曰聖人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毋以戲廢事乃取摴蒱局投之於江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　又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摴蒱一擲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

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又曰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摴蒱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　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遥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

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絶　庾翼集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剥非為治之本自今摴蒱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惟許其圍棊餘悉斷　增南史劉毅好摴蒱宋武帝與毅斂局各得半積錢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良久荅之擲得盧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毅甚不平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

又曰宋武帝嘗與顔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悦師伯後

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又曰宋明帝大會新亭樓摴蒱李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宋書何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摴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　通鑑綱目梁曹景宗與韋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孔帖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摴蒱　又曰張柬之云姚州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

唐詩所崔顥卞州人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　宋史李繼遷為亂命田仁朗與王侁等發邊兵擊之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酒摴蒱　明朱國禎大事記張士誠之弟士信軍中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摴蒱蹴踘為事諸將往往效之　列朝詩集李龔美豪盖一世令宛平政暇與諸姬摴蒱遊戲劉武庫黄裳作歌美之

摴蒱三

增露誠　遷怒南史梁主蕭詧曽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

鍾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與之

解帶

世說桓宣武與袁彦道摴蒱彦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曰見袁生遷怒知顔子為貴

奪裝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擲將徧至王思政乃誓曰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果實願擲為盧若内懐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劍横於膝上攬摴蒱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成盧矣徐乃拜而受之

晉書謝鯤壻殷叡好摴蒱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謝宏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

爭錢償直

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淅江上爭摴蒱錢因為水神所責蹈水而死

天中記劉裕初名微位薄王謐獨奇貴之裕嘗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

恨逵而德謚

賭園宅　招貨賄晉書桓玄見人有好園宅悉欲取之勸以摴蒱而賭之　孔帖宗室巨兼河南尹其妃引蒱博少年分黨招貨賄

喚太尉　擢參軍世説溫嶠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摴蒱每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返與太尉庾亮友善嶠於舫中大喚庾亮卿可贖我庾即送直溫得還　孔帖楊國忠嗜飲博從父元琰死蜀州國忠往視裒其貲至成都摴蒱一日費輒盡乃亡去比至京師諸楊日為稱譽言國忠善摴蒱玄宗引見擢右金吾兵曹參軍

列二關　斲五木　王采旺采　貴采雜采五木經王采四旺采六下見摴蒱一

管中窺豹　亭前照犬事文類聚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子敬瞪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抱

朴子林慮山中有一亭其中多鬼有王伯夷過宿而坐誦經夜有十餘人與伯夷對坐自持摴蒱伯夷密以鏡照之乃羣犬也

會凝暉殿 製華萼樓 南宋劉義慶大業雜記大駕出揚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蒱戲為樂 唐鄭棨傳信記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華萼相輝之樓上與諸王會集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蒱博

馬則犀象 枰惟罽旃

實小道之上流 乃深閨之雅戲 貽諸好事不難破業廢身 求所用心何如折節向道

摴蒱四

增鬼作五木 異苑潁川宋寂元嘉中晝忽見一足鬼長三尺遂為寂驅使欲與鄰人摴蒱而無五

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户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十擲輒犍 南史或謂卞彬曰卿都不持操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犍豈復是擲子之拙

仕宦塗 鄭都官詩能消永日是摴蒱坑塹由來是宦塗蓋摴蒱所難者在於過闕以前後為坑塹畏墜落耳

終身不戲 江揔別傳揔年十歲學摴蒱祖母為説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子終身不為戲

軍中為樂 唐書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其將士摴蒱飲酒彈箜篌琵琶為樂而士米粃不饜

張泊切諫 宋史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飲宴張泊切諫之仲寓謝過復數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遂與之絶

摴蒱五

增詩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閑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可憐絶勝秦羅敷使君五馬漫踟蹰野草繡窠紫羅襦紅牙縷馬對摴蒱玉盤纖手撒作盧衆中誇道不曾輸

又送費子歸武昌詩曰知君開館常愛客摴蒱百金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山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奇廣眉大口仍赤鬚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富貴那得知　韋應物詩曰朝持摴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宋薛季宣摴蒱詩曰一局閑尋

五木經撅梟盧白意冥冥未能後擲如前擲將奈長亭

又短亭

增歌明劉黄裳摴蒱歌曰龍女誦經香飯畢長安放衙

初岸幘桃笙幔展燕寢春試下紅衫輕一擲緑雲點點

珧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

電解頳揶揄笑口如飛雪黄鸝二月爭調舌别有呼盧

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風摇花片滿珊窗鬱金醽酒

泛璚缸雲母屏前憐箇箇水晶簾下愛雙雙一枝濃李

倚銀盤纎纎新笋擘琅玕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婿郎官醉後雙鸞挂海野櫻唇唾出胭脂馬偷得籌來竊玉符奪將梟去鷺銅瓦折腰麈淨館娃前晝肴人在章臺下摴罷么麽性轉靈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朝天去還誦如來般若經

原賦後漢馬融摴蒱賦曰昔有元通先生遊於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摴蒱伯陽入戎以此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繢繡紩以綺文杯則摇木之幹出自崑

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
玄犀象牙是磋是礲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
為翼距籌為策勳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
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
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
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踸踔并
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繢勝者欣悅負者沈悴　增
唐薛慥戲摴蒱頭賦曰在衆藝兮所尚伊摴蒱兮自久

掐邯鄲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尊舉酒猶賢博奕將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遊手終日莫閑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背城而借一并兼是視豈分土之惟三瞋目賈勇危冠競貪鑿座中之奔北為席上之司南然用之斯行舍之斯去老氏以訓人立範莊生以亡羊是舉佐歡有則任物有敘既無我以推移每隨之以處所別有膏粱之子縉紳之客時為此物以代支策初一擬而純盧忽連呼而成白相顧則笑泯然無隙請

傾耳側目看後來之一擲

增文唐李翺五木經曰摴蒱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犢眃采六開塞塔秃撅梟全為王駮為眃皆元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筴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秃厥筴四白三元二曰撅厥筴三白二元三曰梟厥筴二矢百

有二十設闕二間矢為三馬筭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闕壘行非王采不出闕不越坑入坑有蹢行不擇筭馬一矢為坑

投壺一

原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燕飲升座主人乃請投壺也枉哨不正貌又曰進即兩楹間言將有退反位揖賓就筵欲與偕進事於此明為偶也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

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勝筭者命弦者奏貍首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又曰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拾更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灌飲也當飲謂不勝者勝者跪曰敬養又曰筭多少視其坐坐人多少四矢則四筭籌矢也四指曰扶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毋憮毋

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增禮記疏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 禮司射執筭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純全也二筭合為一全奇隻也不滿純者賢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九筭則曰九奇鈞則曰左右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 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豆令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

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

藝經投壺法十二籌詩以象十二月之數　太平御覽謂之投壺者取名脩藪漸而轉易鑄金代焉　又曰古者投壺擊鼓為節　唐文粹孫逖伯樂川記云笑投壺之失辭　正字通投壺禮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詩所驍壺隋煬帝所製以為投壺樂也

投壺二

原東觀漢記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增獻帝春秋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引滿投壺言笑自若　原魏畧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　何劭王弼傳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神仙傳王女投壺天為之笑

增宋劉敬叔異苑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

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既曉便去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爾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顔氏家訓汝南周璝會稽賀徽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常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寜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旦將朝見柳惲

投壺驍不絕傳與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　唐書高麗俗喜奕投壺蹴踘　唐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隷投壺彈琴莫不盡妙　唐詩所薛眘惑善投壺背後執矢投之龍躍隼飛百發百中　孔帖裴寛工投壺
宋歐陽脩歸田録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而不妨搆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元史碩裕賓哈雅襲父官鎮永州御軍極嚴猛稍暇輒投壺雅歌

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

投壺三

原自娱　矯懈魏畧遊楚好投壺自娱　晉傅元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注心　閉目魏王粲賦序夫注心銳志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晉陽秋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還矢　隅屏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為驍言其博之堅於輩中為驍傑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隅屏風投之

擁矢　擢馬禮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注侍長者投壺擁矢致敬也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客亦洗而請也　又云不

角不擢馬注角觥也於尊長不行罰觥如獻酬之禮擢徹也於長者不去馬嫌勝也

增講藝

勸功 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投壺新格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

歌詩 奏樂 投壺儀節絃者歌詩擊磬擊鼓 又曰司射立馬贊者送矢命絃者奏樂

敘先後 循始終 李尤壺籌銘投壺籌禮揖敘先後 投壺儀節詩歌五終一終為一節先歌一節以聽再歌一節始投循歌聲之終鼓聲之始而發矢賓主迭發一矢四節盡四矢乃卒

窮日夜 起風雨 韓愈鄭儋碑與賓客朋遊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投數算樂而不厭者 李白詩帝前投壺多玉女三峙三笑開電光倏爍晦明起風雨

飲少算 慶多馬 崔晏傳善投壺者皆以多算飲少算 下見投壺一

歌白駒 賭青龍 按大

戴禮投壺雅歌採白駒騶虞諸篇　下見後曹唐詩　原有酒有肉　魯鼓薛鼓

左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禮記注言舉各有節鼓節取半以上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主人

有儀　弟子無敖　既備主儀　以崇賓禮　賓主之

歡　禮樂之節　初筵有踐　正爵既行　奠惟視坐

矢以拾投　魯薛之令　齊晉之君　勝而慶馬

樂則歌貍　增上官著經　司馬更格　孔帖上官儀著投壺經一卷

澠水燕談錄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乃為更定新格

偶爾中耳 幾乎敗壺聞見録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奉罰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一馬二馬 五扶七扶投壺儀節行慶禮注若勝者得二馬劣者得一馬則司射取劣者一馬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 禮記疏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 主人奉矢 酌者行觴 儀節從容 神姿端遠 合朋友之好 飾賓主之歡 原主三請以執壺 賓再拜而授矢 嘉賓投矢既即兩楹 司射度壺爰陳八筭 為勝者立馬

而慶多　當飲者賜灌而敬養　展再拜之儀盤旋而避　備三辭之禮揖讓而升　增古禮斯存聊注目而銳念　雅歌不廢爰養志以游神　别創驍壺帝子庚清商之曲　仍歌決拾聖人崇揖讓之文

投壺四

增詩唐曹唐詩曰北斗西風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壺花前玉女來相問賭得青龍許贖無　明丘濬投壺詩曰玳瑁筵開宴玉樓哨壺枉矢請相投力期一中端倪

巧語重三辭禮數優罰盞飲來分勝負倚竿飛處迭賡
酬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銀瓶謾數籌詩
原歌古歌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
堂東廚具肴饍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琹瑟為清商
投壺對彈碁博奕並復行　增梁失名氏　華山畿樂府夜
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原賦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

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几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
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
則投壺植兹華壺皃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
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
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筭奉中司射是職
曽孫侯氏與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閑習察妙巧之
所極絡繹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
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偃仰

僶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罪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鞏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連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絶倫之才尤異之技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綢雖就置猶彿然矧迴絶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溟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

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烏可窮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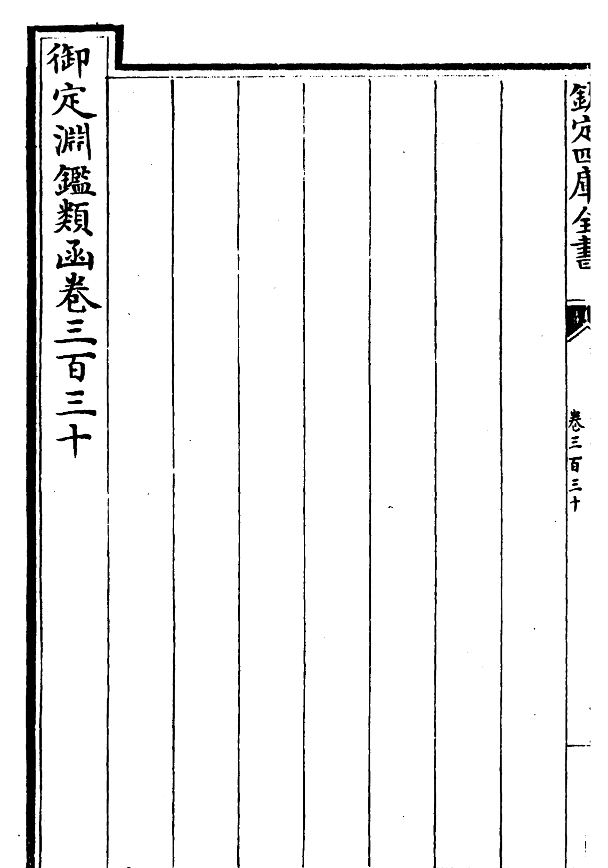
增序宋司馬光投壺新格序曰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何故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之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

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失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

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茍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予今更立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

增銘明何景明投壺銘曰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表九齡壺矢銘曰矢肇栝棘禮射所沿慶馬歌貍

侑樂賓筵淮澠作酒齊晉相先玉女石妓巧鬬嬋娟石崇妓善隅甓投累掇連取曹偶負然倪老善削豐本銑前東南竹箭美亦具焉宜配皃壺雅歌盤旋君才元淑賦言百千邯鄲淳字元淑賦投壺千言青門拍板音以節宣妙製一手奇會兩全為物雖藐借君永傳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